

“皖军方阵”抒写新时代·淮南篇

流芳

金好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祖先有大恩而遗泽。今天的淮南大地受惠于天地和祖辈，文明文化的熏陶上千年之久，最辉煌的时代是楚末汉初——有着800年历史的楚国，曾在这块土地上修造了比都江堰历史还早的水利工程芍陂，并最后迁都于此，在瑰丽的余晖中凋谢了最后的芳华；汉高祖建立汉朝之后，将大臣和子孙分封在此，“淮南”第一次以专有地名出现在历史上，《淮南子》是这块土地上思想的结晶，豆腐是这里百姓智慧的研创。白驹过隙，千年已逝。天地的大美仍在这里呈现，先祖的大恩继续在这里流芳。

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两千年前的淮南大地，由诸侯小国成为楚的领地后，这片沃土开始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治稻者，蓄陂塘以灌之。”芍陂，这座修建于楚庄王时期的大型水利工程像宝石一样镶嵌在大地上，工程在安丰城附近，位于大别山的北麓余脉，相传是懂得治国又精通治水的楚国令尹孙叔敖所建。“陂塘污库，以钟其美。”芍陂修建之后，周围的田地得水利之大美，各个朝代都在此屯田，设专门官员管理，这里成为不可小觑的水稻生产基地。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流芳千年的芍陂进入新时代，犹如珍宝历久而弥新，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尽管美誉加身，以“天下第一塘”的口碑吸引四方游人慕名而来，但安丰塘澄如明镜，“初心”不改，继续承担着服务于“治稻者”使命。2022年春秋之际，安丰塘旁戈店村的稻田画吸引了众多游人。稻田之上，红、紫、黄、白等不同颜色的秧苗，绘成让人惊叹的稻田

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稻田之间，纵横交错的是一条条水渠，像水利中的毛细血管一样，把安丰塘的水引入田间地头。顾广银，是这片稻田画所在农田的托管者，在外打拼20多年后回到家乡，在安丰塘镇成立了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做新时代的“治稻者”，目前已托管耕地3044亩，承担了国家级水稻提质增效集成技术示范项目。他说，哪里都难找这么便利的水利资源，今年虽然高温大旱，但我们的水稻长势仍然很好！寿县安丰塘镇位于安丰塘脚下，只有农田资源，产业单一。靠着安丰塘，通过干、斗、支、农、毛各种水渠，安丰塘的水流进每一块农田，全镇11万亩耕地几乎都能达到自流灌溉。两千年前，芍陂的修建就是为了“治稻者”，两千年后，新时代“治稻者”用高标准的农田建设和现代化农业，与芍陂古塘相互辉映，与祖辈的“治稻者”进行穿越千年的情感交流。

在普遍使用机器插秧的今天，在稻田上绘制稻田画，是在用手工插秧的技艺向祖先致敬。“稻田画设计好之后，我们就像小姑娘刺绣那样，把一棵棵颜色不同的秧苗用手工精确地插到水田里。”顾广银说。

二

天开地合光阴转，推陈出新有遗篇。宋明王朝之后，一个词经常从文人口中蹦出：淮南术。何谓“淮南术”？那是诞生在淮南大地上的前人的一个智慧创举。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有诗曰：“种豆苗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术，安坐获帛布。”明代的苏平有《豆腐诗》：“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褪尽见精华。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

这些诗句中，“淮南术”特指豆腐的发明。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为“淮南术——豆腐”做精准注释，他在《本草纲目》中

说：“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西汉时期思想家、文学家，《淮南子》的编纂者。豆腐的发明和《淮南子》的传世，足以让他留名千秋，而意义最大的则是豆腐制作手艺的世代传承。47岁的杨兵是寿县八公山乡大泉村的豆腐制作专业户，每天起早贪黑与爱人一起泡豆、磨豆、铁锅煮浆……忙碌而充实，也让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八公山豆腐扬名四方，杨兵做的豆腐，在合肥和淮南的菜场里都很受欢迎。

八公山下的大泉村，千百年来村民多以做豆腐谋生，几十年前这里就以“中国豆腐第一村”闻名，如今是省级特色小镇——“八公山豆腐小镇”规划建设中的核心区域。杨兵的豆腐作坊就位于豆腐小镇一条街，街旁边是依托于腐乳生产厂家而建的豆腐小镇客厅——寿县八公山豆腐文化馆。顾永忠和李景红夫妇是豆腐文化馆的创办者。几年前他们将自己的豆制品公司落户在八公山下，怀着对豆腐文化的热爱之情，收集实物、整理资料，办起了豆腐文化体验馆。前几年，在淮南市和寿县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又进一步拓展旅游项目，在豆腐作坊一条街旁建成了集大豆种植、豆制品加工销售、豆腐文化旅游为一体的豆腐主题文化园。

在如今的淮南大地，豆腐的价值已远超口腹之欲，这正是豆腐文化得以千年流芳的根本原因。三

唤醒千古霎那间，曼兮恍兮足以宽。作为晚楚文化的繁衍之地，千年以来，一种高蹈于平原丘壑之上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深深地扎根在世世代代的淮南人身上。滥觞于楚文化的《淮南子》，如今成为淮南市的一张文化名片。奇伟宏富、恣肆辩丽的风格，不仅停留在文字之间，更能让我们在与千年

文物的凝视对望之中，亲身感受其华光异彩。

今年6月正式开馆的安徽省楚文化博物馆，坐落于寿春城考古遗址，是全国唯一一座以楚文化冠名的博物馆。其外形设计彰显了楚文化“四方筑城”“荆楚高台”的建筑理念，建筑布局有“瓮城”“方城”“斗城”等，馆内珍藏国家一级文物230件(套)、三级以上文物2200余件(套)。

站在800平方米的楚韵堂，一级级台阶的四周，由一条条蟠虺纹组成的赤色方块和一个个玻璃天窗透出的自然光线相互交融，把朱砂色的楚大篆“寿春”二字衬托得高贵而华美。“寿县出土的这件铸客升鼎，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这枚楚国金币叫郢爰，寿县发现的楚金币占全国发现总量的五分之四。”讲解员的细细讲述，让远楚文化在游人的心中漫漫。

与铸客升鼎同时铸造和出土的铸客大鼎，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能煮下一头牛”，是安徽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楚国迁都寿春19年，历经四代楚王，留存至今的文物众多。

《越绝书》说：“寿春东龟陵亢者，古诸侯王所葬也。”这座名为武王墩的墓葬，如今正在进行抢救性挖掘，是安徽省境内最大的古代墓葬，墓主人身份指向楚幽王之父楚考烈王。今年6月，淮南武王墩墓入选首批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武王墩墓遗址博物馆(武王墩墓出土文物展示馆(淮南市博物馆新馆)等项目)。

流布、流芳，传承、传习，是古人和今人对文化流所持的目的和态度，也是一种定格于历史的姿态，无论是交还是接，都是为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寿又春。



扫码阅读更多内容



寿州锣鼓。 王晓珂 摄

故乡的戏

高树林

故乡永远都镌刻着我心头遥远而又清晰的记忆，那里有母亲爱听的戏——推剧。推剧源于花鼓灯，是一种流传于沿淮地区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汉族戏曲剧种之一。

母亲当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古沟乡工作，后来被下放到凤台县一个叫后圩子的地方去生活。记忆里，母亲常用她听过的戏里的故事来教育我们。我在外读大学时，每次假期回家，一路沿着河岸往前走，远远看见土地躺在黄昏里，村庄飘浮在炊烟里，暮霭渐渐弥散于天际，心底的一抹乡愁也随之弥散。我知道，快到家了。

在家，有属于母亲的炊烟。母亲终日操劳在地里田间，灶也是母亲的土地，五谷杂粮是她播下的种子，深受病痛折磨的父亲在一旁帮忙往灶里添柴。母亲在灶上耕耘时，偶尔会哼一曲四句推子：玲瓏玉梳拿在手，打开了青丝发万根……在那个流行歌曲还未在下乡形成“气候”的年代，我耳濡目染的只有母亲哼唱的推剧。

母亲爱听推剧是在村里有了名的，她的唱腔浑然天成，没有经过任何修饰和雕琢，这是我们淮南土地上最朴实的腔调。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喜欢听推剧，更喜欢听母亲的唱腔——虽然朴实简单，却最能让父亲紧缩的眉头舒展。偶尔县里的推剧班子来附近集市演出，父亲总让我搀着他

去听戏。村里的二大爷蹲在石碾上吧唧着旱烟对我说：“小林，集里来唱戏的咧，还带你爸去看看吧。”时隔多年，二大爷的话我记忆犹新，每次伫立在村口的晒场时，眼前总能浮现出当时的情景——我搀扶父亲坐在架车上，推着他去听戏，母亲带着几个年幼的弟妹送我们到村口。

父亲和母亲一样，是个戏痴。集市离村子有不短的一段路，满是寒意的初春，路上有很多去赶集看推剧的乡亲，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推剧班子给乡亲们带来很多快乐，《送香茶》《菱角湖畔》《李天宝借粮》都是大伙儿耳熟能详的。推剧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把传统道德和做人的道理寓于源于淮河两岸的朴实唱腔中，是真正植根于这片热土的戏。每次县里的推剧团下乡演出，周围的村庄的人们总是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演出的戏台是简单搭建的，粗糙的布景前横七八落着农家木制条凳，推剧班子的人手拿着各自入座，一声吆喝，乐曲奏响，一曲《送香茶》从台上荡漾而来，围观乡亲们一阵阵喝彩声和掌声淹没了父亲的咳嗽声。父亲在婉转的曲调里时而眉头紧锁，时而面露喜色，他全神贯注地听着，直到戏班子散去，好像还没从推剧的故事里醒来。每次去集上看戏，父亲的病就好像轻了许多。

我去师范学校读书的前一年，父亲走了，留下了我和母亲，还有年幼的弟姐妹们。那时，母亲每天都起得很早，挑水、喂鸡、喂牛，然后喊几个弟妹起床上学，她

再下地劳作。晚上，等我们睡下，母亲借着煤油灯的光亮收拾屋子，缝补洗衣。日子清苦，却仍能听到母亲唱戏。她小声音地哼唱，端着饲料去喂牛；她小声音地哼唱，把针尖往发间一抹，然后飞快地扎进鞋底。我们就这样听着推剧，努力与生活抗争。

后来我走出了乡村去外地读书，很少听到推剧了。流行音乐和电影渐渐进入我们的生活，即便是过年，若不是陪着母亲，我很少再去集市听戏。推剧，渐渐成了我对故乡的记忆。

前几年，年迈的母亲患病住院了，我在医院里陪护，不经意间电视里传来熟悉的曲调“玲瓏玉梳拿在手，打开了青丝发万根……”这不正是母亲最爱哼唱的《送香茶》吗？我和母亲都愣在了那里，仿佛瞬间被拉回多年前那处简陋的乡村小屋。熟悉的乡音和家乡戏，唤起我对那段逝去岁月的记忆。

现在，推剧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遗产了，时尚的现代人不一定喜欢那些唧唧呀呀的吟唱，但对我来说，那是我曾经度过的岁月，那朴实的腔调堪比天籁。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听到推剧的熟悉唱腔，我就知道自己离故乡并不遥远。它就像乡村里坐在晒场石头碾子上的老人，在那个没有电视、电影和网络年代，用最淳朴的讲述把那些浪漫和现实的传说、快意和悲壮的历史注入我们这些农家子弟的血脉里，那是母亲爱听的戏，故土的戏。

淮之南，凤凰涅槃

高峰

一条河流的伟大馈赠除了水的清澈和浪的宽阔在中游截取神奇一段赋予蔡楚故国悠久的历史《淮南子》流出女娲补天的神话……这里被庄严命名：淮南

地下蕴藏，让我们触摸地心脉搏云端上耸立的铁塔骨骼支撑煤电高速运输的澎湃激情我们自豪一座能量之城

与共和国同频共振的工业燃烧的青春和汗水，绚烂的光荣和梦想烟窗渐行渐远，炉火星辰流丹……我们缅怀一座重量之城

淮河大堤上霞光万道红日升起，乐章弹奏城市看起来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我们感叹一座力量之城

上下求索，瞬间打开的视野里呈现出破局后的云开雾散仰观大数据，挥指当空，慧慧谷俯瞰新能源、智能制造、文旅融合……重振老工业城市雄风的铁拳擦出创新驱动的火花

春雨怀抱梦想，春花绽放渴望初心辽阔，信念如虹我的感动不光有巨树向上的挺拔更有细草上流淌的微光

在炫彩的淮畔诗意徘徊迎面是豪迈的风潮，引领的光芒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方阵浪花簇拥“绿色转型”的巨轮启航一只涅槃的凤凰展翅翱翔

一碗汤的柔情与力量

米可

淮南人偏爱早上喝牛肉汤，越热辣越够味儿！大清早，街边小摊，不管是雾霾紧锁还是暴雨倾城，也不管是冰天雪地还是艳阳早照，只要一碗热辣的肉汤下肚，一列喷火列车便钻入黑暗隧道，一路攻城掠地，最后融入血脉之中，将在胃里便打好腹稿的“战斗檄文”散播到灵魂深处，让每一个细胞都兴奋地嗷嗷叫起。

正是这篇热辣“檄文”，忘却了昨日的沉疴，驱散了夜的阴霾，把淮南的男女老少都变成驾驭烈火战车的骑手，不管今天将要走多远的路、下多久的井、搬多少块砖、敲多久键盘……总之是兵来将挡，奋力一搏，无所畏惧！

经年累月，这一碗红汤融入了淮南百姓的底色，他们既然选择在新的一天拥抱滚烫的辣汤，他们也更愿意在新的一天，拥抱命运中的一个又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时刻。

伟大的兼容只是一瞬，平凡的日子才更有滋有味。谈买卖的老板，常会拉上外地来的商业伙伴，到最地道的小餐馆，用一碗淮南牛肉汤“漱一漱”肠胃，这一漱，唤醒了创业者们共同的艰辛与不易。“引江济淮”工地上的建设者们，不管来自何方，操着怎样的乡音，下工后常三两两来到附近的集镇，六块钱的牛肉汤、两块钱的烧饼，或一瓶啤酒，或二两白酒，花钱不多，省下的工资大多留给家中操持的女人们。

牛肉汤又油又辣，吃了却不上火，其中缘由，只见店内墙上有书：清乾隆年间，寿州人翰林大学士张政深研百草，擅长美食，曾任官庭御膳高官。告老还乡回到淮河南边，张政将牛肉汤秘方流传民间，选用几十种滋补药材及卤料按比例炮制，久经熬制成汤，清香可口，喝多不上火，噪不干……历史在舌尖上传承，淮南牛肉汤似那旧时王谢堂前燕，早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淮南牛肉汤的丰富维度，还体现在它对食材的丰富选择上。其牛肉不仅有牛肉、牛筋、牛杂之分，在辅料上还有芋粉、绿豆饼、干张、百页、祁集豆腐干等自由搭配。但不管怎样的食材组合，也不论大锅烫或是小锅熬的不同烹法，最终都熬成了一碗浓汤，如此便地不分淮河北南，人不分男女老少。

它的兼容并包，形成了一套开放的味觉系统，征服了几乎所有品尝过它的食客。许多外乡人来淮南学艺，将牛肉汤的烹制技法带到其他城市，再根据当地的口味进行改良。但那些漂泊在外的淮南人啊，他们最喜好的，还是那种咸鲜油辣的原初味道，辣不够味，便再加一勺牛油，如果还不够，再讨一头蒜瓣，直吃得辣出了眼泪，心底的那份深情也便油然而生。

午夜过后，当城市归于寂静，店内客人亦全部散尽。厨师咳嗽一口气，然后取出新鲜的牛棒骨，挥舞砍刀剁成几段，再投入沸水中。一夜的熬煮，不仅将牛骨的硬气，化作为汤的柔情，更是以炉内那不息的火焰，穿透了夜的至暗时刻，为另一个黎明到来积蓄再出发的能量。

这碗牛肉汤，用牛骨的强大韧性和辣汤的热情开放，滋养了一代代淮南儿女的血脉，鼓舞着他们穿山岭、走淮河、下煤矿、建电厂……这里的时光长河飘着一缕鲜香，那是淮南人民对于这片热土的挚爱，积蓄了他们为了美好生活奋进的滚烫力量。



(本版稿件由淮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供)

投稿邮箱：ahrhbsfk@126.com

又见炊烟

赵阳

今年中秋时，堂弟邀我回乡看看。车子在高速路上风驰电掣，两边的田野一片金黄，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下高速后再走“村村通”，很快便到了绿树成荫的家乡隐北村。祖国发展如江河奔流，故乡变化似万树春风，一幢幢洋楼别墅掩映在绿色海洋中，令人打心眼里感叹换了人间。

在一片唏嘘中下了车，堂弟正笑嘻嘻地站在跟前。他的身后，是一座青砖小瓦的仿古院落，大门楼的匾额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农家大院”四个字。进院，四周院墙是一圈回廊，廊下种植有各色花木，丹桂飘香，石榴坠枝。进了厅屋，室内布置竟和幼时的家一样：迎面墙上挂着中堂，下面摆着条几，几上有香炉、烛台；厅堂中间则是一张八仙桌，四周围着长板凳。坐定，堂弟随手一指院外：“知道哥哥喜欢吃红烧肉，中午就在这里吃大锅饭。”

顺着手势，我看见院子一侧有一排起脊厢房，房顶耸立几柱烟窗，正袅袅飘荡着炊烟，在院落上空织成一张薄薄的纱幔。

我一个“激灵”跳将起来，顾不上答话，径直跑出门来，向厢房奔去。

厢房原来是“农家大院”的厨房。几口大铁锅一溜摆开，有人正在煮饭，有人正在炒肉。锅灶内架着劈柴，火焰咆哮，噼啪有声。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家家户户升腾起的炊烟。每天放学归来，看见家里的烟囱冒了烟，就知道母亲已收工回家，正操持一家老小的饭菜，火光映红了她的脸。灶膛燃烧了的灰烬，随着缕缕青烟，或黑或白、或多或少，顺着烟囱飘向空中。

家乡是溧河湾里最大的一个村，近百户人家，以前中午时分，家家户户烟囱冒起烟，实在是特别的景致：先是一家一户缕缕升起，紧接着三股五股紫绕开来，很快就家家户户都升起炊烟，缭绕在房顶、树梢，你拥着我，我挽着你，交织成一幅轻盈帷幕，掩映着淡淡的饭香和缕缕烟味。等到炊烟停了，大人开始拖着长音吆唤孩子：“孩子！吃饭喽——”我们这些正在稻场玩耍的家伙，便一个地离了队，回家端起饭碗风卷残云，一顿狼吞虎咽后，嘴巴一抹，饭碗一丢，立马又跑出了门，回到稻场疯玩去了。

中学以后，我外出上学，后又进城工作，但每年都要回乡几趟。老远老远，就期待看见村庄上空飘起的炊烟。看到炊烟，绵绵亲情、醇醇乡情便扑面而来，内心充满温暖。

改革开放后，先是茅草屋不见了，紧接着瓦屋、平房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高大气派的小洋楼。厨房实现现代化，主妇们做饭再也不用烟熏火燎，大铁锅被煤气灶、电饭煲、电磁炉等代替。曾经的炊烟景象越来越少，由原先的“面”到后来的“点”，一点一点熄灭，终于隐遁成为模糊的记忆。

每每回乡，我为家乡发展骄傲，却也总是觉得好像遗失了什么。今天，突然看见堂弟的“农家大院”，看见灶膛里熊熊燃烧的柴火和那缥缈的炊烟，我蓦地明白了，炊烟早已缭绕在我们这代人的心田，成为一种情结。它像一曲古老的歌谣伴随着我们长大，回荡于我们的脑海。“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当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让土锅土灶的原味美食，又成为故乡的一道亮丽风景。纠缠于我们这些人心中情感，也有了依附和寄托。

中午吃了柴火灶煮出的红烧肉，虽没有喝酒，也仿佛有些微醺的恍惚，醉在故乡这一缕袅袅的炊烟里。